

劳 伦 斯 文 集



白孔雀



Bai Kong Que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劳伦斯



八 果

A decorative border in a lighter blue shade,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a central flower motif, framing the top and sides of the title area.

白孔雀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孔雀/(英)劳伦斯(Lawrence, D.H.)著;刘宪之,徐崇亮译.

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1.10

(2005.6重印)

ISBN 7-5317-1111-7

I. 白… II. ①劳…②刘…③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1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54247号

白 孔 雀

Báikǒng què

作 者 / [英]戴维·赫伯特·劳伦斯

译 者 / 刘宪之 徐崇亮

责任编辑 / 梁志民 王学刚

封面设计 / 安 璐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9

插 页 / 4

字 数 / 320千字

版 次 / 2001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5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45.50元(上下册)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111-7/I·1084

目 录

编者前言.....	刘宪之
劳伦斯：一位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(代译序).....	索天章

第 一 卷

第 一 章	内瑟梅雷人.....	3
第 二 章	诱人的苹果.....	17
第 三 章	想象的卖主.....	32
第 四 章	我们的父亲.....	50
第 五 章	血腥的气味.....	69
第 六 章	乔治的教育.....	89
第 七 章	莱蒂摘葡萄.....	116
第 八 章	圣诞节狂欢.....	144
第 九 章	莱蒂的成年.....	163

第 二 卷

第 一 章	新春的萌发.....	199
第 二 章	春天的阴影.....	232
第 三 章	命运的揶揄.....	252

第 四 章	流泪时之吻.....	280
第 五 章	爱神之急箭.....	301
第 六 章	乔治的求爱.....	312
第 七 章	禁果的诱惑.....	323
第 八 章	友谊的诗篇.....	345
第 九 章	牧歌与牡丹.....	356

第 三 卷

第 一 章	生活的开端.....	373
第 二 章	顺风的航行.....	392
第 三 章	浪漫的涟漪.....	404
第 四 章	朗姆的生活.....	421
第 五 章	痛苦的洗礼.....	437
第 六 章	毗斯迦的山.....	454
第 七 章	陡峭的斜坡.....	477
第 八 章	望川河展望.....	491
劳伦斯年谱		509
劳伦斯著作年表		517

第一章

新春的萌发

1

冬天在大地上久久徘徊，不肯离去。坦佩斯特——沃洛尔煤矿公司的矿工们，为要求改善井下作业条件举行了罢工。穷困并不可怕，因为总的说来，人们都很明智而且强健，但乡下人的脸上却蒙上了一层沮丧的神情；有些人遭受的打击太大。一群群无事可干、垂头丧气的人在大街小巷到处溜达。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了，矿工联合会举行了多次会议，牧师们举行了多次祷告会，可是罢工仍在继续，没有停止。镇上，向市民宣读公告的铃声不绝于耳；公司里的公务员们不停地散发着传单，清楚地报告事态的发展。人们老在议论纷纷，数月来已尝尽了辛酸苦辣，继而是绝望、忿恨。学校提供早餐，教堂供应菜汤，富裕人家提供茶点——孩子们却乐此不疲。但我们这些人，了解老人们的忧虑，也了解难为无米之炊的主妇们的困境，对此只能忧愁哀伤地吸一口毫无指望的冷气。

在当地乡绅的树林和兔场里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偷猎。安纳贝尔开始英勇地保护自己猎场的野兽。有个伤了腿、坐在家里男人，对人说他是在溜滑的路上摔了一交而受伤的——但真实情况是，他在树林子里跌进了猎场主人设下的捕人陷阱。接着，安纳贝尔又抓住了两个人，他们被判处两个月监禁。

在海伊克洛斯农场两端的大门上——即靠近我们的这一端以及远在埃伯威彻的那一端——都贴上了告示，凡未经允许私自闯入私邸车道或领地者将依法惩处。这些告示不一会儿就被抹上了泥巴，而新的又贴上去。

那些踉跄在内瑟梅雷路上的男人，在莱蒂穿着莱斯利送给她的那件黑皮大衣从此经过时，都忿忿地盯着她，嘴里讲着不堪入耳的话。她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，这些话在她心里燃烧着。她从我母亲那儿接受了民主的观点。此时，她继续跟她的恋人热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。

接下来，她试图跟莱斯利谈谈罢工的事。他微带优越感，笑吟吟地听她讲完，然而教训她说她不懂这种事情。女人总是凭着一时感情冲动下结论；男人则常把事情考虑周到，然后再作出结论——不是仓促草率、感情冲动的，而是审慎、深思熟虑的正确决定。不能指望女人能理论这些事情，做生意可不是她们干的营生；事实上，她们的使命比生意要高，如此云云。不幸得很，莱蒂却不吃他这一套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她用一种平静、绝望但却断然的口气说。

“现在该明白了吧，怎么样？明尼哈哈，我的欢笑之源^①——欢笑吧，亲爱的，别为这些事犯愁。我们不再谈这些了，呃？”

“不谈了。”

“不谈，这就对了。你象个小天使般的聪明。啊，这树木多么茂密、僻静呀！瞧，除了我们俩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人啦。你就是我的天和地！”

“还有地狱？”

“啊，要是你这样冷冰冰的话——你真够冷酷的！——瞧你那模样；我的身上有点发抖了——而我总是热乎乎的。莱蒂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你太冷酷了！现在，亲吻我……不，我不要你的脸颊……我要你亲吻我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？没有什么急于要说的话，说那些不相干的话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你生气啦？”

“今天象是要下雪啦。”她回答说。

① 引自美国诗人朗费罗（1807—1882）的《海华沙之歌》第274—5行：
“他从瀑布那儿呼喊她的名字/明尼哈哈，欢乐之水”。

然而，冬天终于开始收拢它的肢翼，站了起来，披着件湿漉漉的外衣，缓缓地朝北方移去。

罢工结束了。人们妥协了。这种妥协是告知对方失败的一种温和方式。总之，罢工完结了。

小鸟儿欢跳雀跃。榛木树上的枝条，经历严冬后又恢复了柔韧，枝头在轻柔地摇曳。一整天，从灌木林里传来的鸟儿甜美的啾鸣声不绝于耳；及至日暮，竟从四面八方汇成鸟儿的响亮的凯旋狂欢。

我记得那一天，群峦的胸腹在急剧地喘息，呼出了终将苏醒的叹息，而象湛蓝眼睛似的湖水亦大放光彩。三月的天空广漠无垠，大团大团的云朵整日价傲岸地扯篷飘然而去，忽儿形成了雪白的大屋顶，忽儿又化成了隐隐约约、疾驰而过的影子，恰似一群小天使轻盈地飘忽而过；蓝天中镶嵌着静止不动、柔润光洁的云朵时，就象那一个个雪白丰满的乳峰。整天整天，这些云朵就那么朝着茫茫天边的目的地飘去，而我却眷恋着即令人向往又让人难以忍受的大地。我拿起一枝画笔，试图把它们画下来，继而又对自己大为不满。惟愿那些云朵的身影，象香客们似的在荒岭野谷里神游；惟愿有什么东西，会使我从根深蒂固的孤独之中解脱出来。可那些泰然自若的云团，却迈着悠闲的方步，从蓝白相间、蔚然壮观的天空走过，撒下了我无人问津。

傍晚，云朵都去了，空荡荡的天空，象是在头顶上悬挂着的蓝气泡，泛着暗淡的光晕飘游。

莱斯利来了，约他已订了婚的恋人一起出去，在暗淡而又奇妙的气泡下走走。她邀我同往，为了自我解脱，我欣然从命。

在山峦拱卫的洼地里，有树林子的庇护，觉得挺暖和。但登上陡斜的山梁，山风象鞭子般地抽来，把我们的脸颊吹得通红。

“给我折几枝桤木花条，莱斯利。”下山来到那条溪流时，莱蒂对他说。“对了，就是那些花枝条，悬挂在小河边。它们血红血红的，红得就象皮下流动的新鲜血液。看啊，绯红和金黄相间的花穗！”她指着自已怀里的榛子木和桤木混合在一起的花枝丛说。接着，她开始吟诵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的诗《诞辰》^①。

“你带我出来散步，我很高兴。”接着她提议道，“斯特雷磨坊看上去不是挺美的吗？就象一堆有红色及黄色的蘑菇映在一幅神奇的画面上。你知道吗，我从没——不——有好长时间没有去过了。我们现在去走走，好吗？”

“天快黑了，还能去吗？现在已是五点半——呃，还不止！前几天早晨，我看见他了——乔治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他在运粪肥。我连忙走过去了。”

^① 《诞辰》是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·罗塞蒂（1830—1894）于1857年为赞美一个姑娘在她恋人面前欣喜若狂而写的诗。

“他没有跟你讲话——你没有看他？”

“不，他没说什么。我扫了他一眼——他还是老样子，砖头块似的肤色——呆头呆脑的。喂，当心那块石头，它已经晃动了。我很高兴，你今天穿了一双坚固的靴子。”

“你没注意，我经常穿这双靴子……”

她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镇定了一会儿。粼粼的春水朝她奔泻而来，绕着她打了个漩，又飞逝而去。

“那么，你是不打算去看望他们喽？”她问。

“不想去。我喜欢倾听小河流水的叮咚声，你呢？”莱斯利问。

“嗯，是啊……极富音乐感。”

“我们还往下走吗？”他的话音里有点不耐烦，却又挺顺从。

“我马上就去追赶你们。”我说完，就拐进了磨坊，看见埃米莉正在把面包送进烘箱。

“出来走走吧。”我说。

“现在吗？我对妈妈说一声……我真想……”

她跑出去穿上了那件长长的灰外套，戴上那顶红色的宽顶无沿圆帽。当我们走到院子里时，乔治喊了我一声。

“我会回来的。”我大声喊道。

他走到院子大门口，目送我们离去。出门走上小路，看见莱蒂站在篱笆墙的顶杠上，一只手摞在莱斯利的头顶上，以便撑住身子。她看见了我們，也看见了乔治，并向我们三人招手示意。莱斯利的眼睛朝上翻着瞅瞅她，露出一副焦虑不安的神色。接着，我们听见了她的笑声，还激动地叫莱斯利

站稳，因为她要转身。她转过身来，象一只大鸟似地振臂一跃，从篱笆上面飞下来，落入了他的怀抱。接着，我们登上了陡峭的山坡——向阳的一面，这儿曾一度辉映着麦浪的金光，而如今一垄垄黑黝黝的蓟叶参差地起伏着，成了野兔出没的地方。我们经过在山傍凹陷地方建造的几间农舍小屋，到了山顶。极目远眺，左边是莱斯特郡的恰恩伍德镇；往右远看，越过山嘴，德比郡直落眼前。

山上的路野草丛生，已废弃不用了。以前，从艾比到哈尔要打这儿走，而现在却不知怎么，这条路在山顶上中断了。半路上就是昔日的白房子农场，长满青苔的台阶在外面风剥雨蚀，都已倾斜。女士们既然已爬到这里，就索性乘兴奔往贝尔沃山谷农场——现在只剩下一个农工在那儿看守。

我们来到采石场，在石灰窑里东瞧瞧，西看看。

“咱们到石灰窑那边的树林里去吧，”莱斯利说，“我长到这么大还没去看过呢。”

“那可是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啊！”埃米莉说。

“我们并不是非法侵入嘛。”他自以为是地说。

于是，我们就沿着欢腾喧闹的小河往前走。小河匆忙地奔流，一路上跌落下许多小瀑布，却顾不上瞥一眼它的堤岸上繁茂如锦的报春花。我们抛开了小河，穿过树林，爬上了山岗。那些如天鹅绒般光滑柔软的毒山蕨嫩枝散布在红壤土地上。我们来到一座山坡的顶端，这儿的树木变得稀落了。在跟埃米莉交谈时，我恍恍惚惚地意识到地上的白色。她惊奇地欢叫起来。我发现，在第一抹黄昏的暮色里，我们正走在雪莲花丛上。榛子林稀稀朗朗，几株橡树零零落落地矗立其

间。地面上白花一片雪莲花，由淡绿色的簇叶扶衬着，就象红土地上落满了白吗哪^①。有一条很深的小峡谷，山壁陡峭，犹如茶杯，一路下去到处点缀着白色的花朵；在谷底最先注入的阴影中，那些白花显得苍白无力。通红的大地，春暖融融；地面上耸立着风信子那充满活力的墨绿色叶鞘，绣缀着簇簇淡绿色的嫩叶片，开着许许多多白花。高处，在那柔和的榛子树枝之上，古怪的橡树枝在夕阳中缠绕在一起；下面，许许多多的小白花，在最早落下的阴影中垂下了头，那么娴静，那么哀伤；那情景就象一种圣洁的感情交流，纯洁、脆落、无计其数的野花儿，在晚霞中温顺地合拢了。对此，别的花儿却很高兴——这包括威严的蓝玲花，神采飞扬的立金花，甚至还包括轻柔摇曳的银莲花；但惟独雪莲花十分伤感、神秘。我们对这些花儿并不理解，它们不属于我们这些作践它们的人。两个姑娘置身于花丛中间，抚摸它们，体现着我所感觉到的一种渴望。那些被征服的小花就象是树林仙女的可怜的小朋友，非常哀伤，在薄暮中合上了花瓣。

“你们认为这些花儿意味着什么？”莱蒂低声问道。这时，她的白皙的指尖触摸着花朵儿，黑色的皮大衣落在了花上。

“今年的花儿不太多。”莱斯利说。

“它们使我想起了槲寄生树，虽然圣诞节我们把它插在衣服上，但它从来不属于我们。”埃米莉对我说。

“你认为它们意味着什么？它们使你想起什么，西里尔？”

① 根据《圣经》传说，吗哪是以色列人在荒郊所得到的天赐食物，故事见《圣经·旧约全书·出埃及记》第十六章。

莱蒂又重提这个问题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埃米莉，“它们属于某种古老、原始、已经失传的宗教。它们是眼泪的象征，也许属于早在我们之前某种信奉奇特巫术的凯尔特民族。”

“还不止是眼泪，”莱蒂说，“不止是眼泪。它们是那么平静。某种超出古老宗教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失落了的东西。它们使我感到畏惧。”

“你畏惧什么呢？”莱斯利问道。

“要是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感到畏惧了，”她回答说。“瞧那些雪莲花——它们都耷拉着脑袋，在幽暗的叶丛中显得光怪陆离——瞧它们，都闭合了，隐遁而去，无可奈何。它们属于我们失落了的某种学问，那正是我所需要的，可是我失却了，因此我感到畏惧。它们似乎属于命运中的某种东西。西里尔，你说我们会从地球上失去什么东西——象柱牙象^①，那些古老的庞然大物——而不是与智慧有关的东西？”

“这种说法与我的信念相抵触。”我说。

“我相信我已经失去了某种东西。”她说。

“算啦，”莱斯利说，“别再为那些想入非非的事情自寻烦恼啦。走吧，跟我到那个‘茶杯’底下去，看看那儿到底有什么奇观。在杯底，看天空映着枝枝桠桠，象个雕金缕银的大盖子。”

她站起身，随莱斯利沿着陡峭的斜坡朝深谷走下去，嘴里还喊着：“啊，你踩着花啦。”

^① 一种现已灭绝的哺乳动物。

“没有，”他说，“我一直都很小心。”

他们俩坐在谷底一棵倒掉的树上。她探着身子，伸出白皙的手指，在影影绰绰的树叶丛中摸索，采摘花儿，似乎这是一种习俗。他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。

“你就不把我放在心上吗？”他温柔地问道。

“你？”她直起腰来看着他，莫名其妙地笑了。“在我看来你好象不是真实的。”她用一种奇特的嗓音说。

他们就这么坐了一阵子，两人低着头沉默不语。

鸟群“呼”地从灌木丛里窜出去。埃米莉一惊，抬头朝上一看，一个冷冷的、挖苦人的声音在我们头顶上大声说道：

“一个鸽子窝。啊唷，肯定是的！我还以为是鸟儿的咕咕叫声呢。上来吧，两个心肝儿；这雪莲丛可不是亲嘴发情的去处。让我们知道一下你们叫啥名字吧。上来呀。”

“滚开，你这蠢货！”下面的莱斯利气急败坏地跳起来。

我们四个人都转过身来，瞧着那个看林人。他站在背光的地方，那儿一片黑乎乎的，一个漂亮健壮的身影赫然耸立在我们上面。他一动不动，象个凶恶的潘神^①似的俯视着我们，说道：

“妙，妙极了！一对，两对，正好是四个。是真的，二二得四嘛。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从这个新娘的婚床上爬上来吧，让我来瞧瞧你们。”

“你没长眼睛吗，你这蠢货！”莱斯利一边回答一边站起来，帮着莱蒂穿上皮大衣。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得明白这儿有两

^① 潘神是希腊神话中人身羊足、头上长角的畜牧神。

位小姐呢。”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！天暗了，离得又远，我看不清楚是位小姐呢还是个女人。你是哪一位，先生？”

“你给我滚开！走吧，莱蒂，现在你不能再呆在这儿了。”于是，他们都爬到了亮处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坦佩斯特先生。从上朝下看，一个人看起来就两样。我以为是年轻的蠢货跑到这儿来胡闹呢。”

“该死的，住嘴！”莱斯利怒吼道。“莱蒂，请原谅。挽住我的胳膊好吗？”这一对儿挽在一起，看起来优雅漂亮。莱蒂穿了件挺合身的长外套，小帽子上羽毛径直朝后拖着，汇入了她的头发。

看林人瞅着他们，然后，微笑着迈开大步走到山谷里，又返回来说：“喂，这位小姐也该拿着她的手套啊。”

她从看林人手里接手套，缩回到莱斯利身边。接着，她猛地一惊，说道：

“让我去把花儿拿来。”

她朝那一束雪莲花奔去——花儿就放在树根上面。我们全都望着她。

“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……一位小姐！”看林人安纳贝尔说。“不过，我几乎不记得见过一次……除了地主老爷的女儿们，她们夜晚从来不出门。”

“我倒是认为你少见多怪……除非……你当过马夫吗？”

“不是马夫，而是男仆，先生。我宁愿养马也不愿侍候一位小姐，因为我挨的骂够多了……请原谅，先生。”

“你活该挨骂——肯定的。”

“我是活该。先生，祝你交好运。到树林子里来的男人比到我们小姐会客室的还多呢，这使我很意外。”

“一位小姐的会客室！”莱斯利哈哈大笑，纵情戏谑那个滑稽可笑的看林人。

“啊，是的！‘请你走进我的会客室好吗？’”^①

“你这看林人倒挺机灵呢！”

“啊，先生，我曾当过一位小姐的男仆。可是我宁愿呆在这儿看野兔子和小鸟。呆在狗窝里比呆在城里更容易养活自己的孩子。”

“他们都是你的喽，嗯？”

“你认识他们，先生，是吗？他们不是些可爱的小家伙吗？他们不是一口袋漂亮的小雪貂吗？天性就象一窝黄鼠狼……我说他们就是那样……养起来就象一帮小狐狸，随他们怎么跑。”

埃米莉早就走过来，跟莱蒂站在一起。一伙人继续冷冷地打量着这个使他们本能地感到讨厌的人。

“他们将来也很会装捕兽器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们是天生的……他们会象野兽一样自己谋生。”他咧着嘴笑着答道。

“你给我的印象是，你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职责嘛。”莱斯利说教式地插嘴道。那人听了哈哈大笑。

“父母的职责？告诉我吧，我很想知道。我有九个……就说是八个吧，还有一个没生下来呢。她挺会生的，这老娘儿

^① 引自英国作家玛丽·豪伊特（1799~1888）的童话《蜘蛛与苍蝇》。